



issue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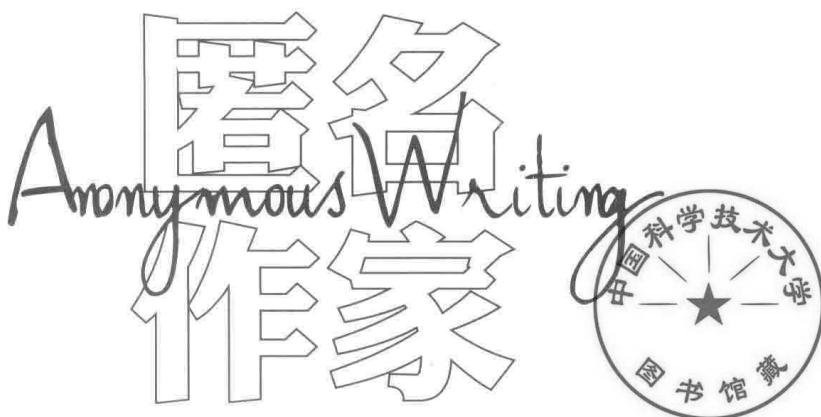
匿名作家 Anonymous Writing

张悦然 主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issue 22



张悦然 主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鲤·匿名作家 / 张悦然主编 .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 2018.4

ISBN 978-7-5477-2956-4

I . ①鲤 … II . ①张 …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4683 号

主 编：张悦然

文字总监：周嘉宁

运营总监：高 舜

特约编辑：张诗扬

责任编辑：许庆元

书封绘画：巍 魏

内文插画：甘 木

装帧设计：山川制本 workshop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5

字 数：160 千字

定 价：5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i
i m a g i n i s 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 a g i n i s 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artongbook.com

卷首

张悦然

2011年，J.K.罗琳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向两家出版社投了新写的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随后收到了两封退稿信，在其中一封信里，编辑好心地建议罗琳不如先去读个写作班，或者至少看看《作家手册》和《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之类关于出版的书籍。最终《布谷鸟的呼唤》还是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出版了，销量只有五百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排到五千名之外。据说罗琳更换名字，是希望获得纯粹来自小说本身的反馈，透过罗伯特·加尔布雷思这样一个男性名字，我们可以推测她或许试图摆脱女作家身份带来的束缚与偏见。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在寂寞了几个月之后，最终被宣布只是罗琳的一个新面具。《布谷鸟的呼唤》的销量陡增507000%。随后公开的退稿信，使这一切看起来像个游戏，把“势利”的出版商和“盲目”的读者戏弄了一把。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位成名作家或许都受到那个带给他荣誉的名字的束缚。名字里包含着他的公众形象、写作风格，还包含着他给予读者的一份承诺。早期急于建立自己风格的作家们，致力于把城墙围筑得更高更结实，让自己的王国牢不可破。但到后来想要拓展疆域的时候，城墙就变成了阻碍。即便在创作上，他们可以突破那些阻碍，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但被读者阅读的时候，城墙依然会存在。读者需要穿过一

Editorial

002 | 扇门，进入作者的世界。而作者的名字就是那扇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作者的名字甚至构成了一种阅读氛围，一种魔法，使狂热的读者被催眠：我相信这个名字之下的每个字。另一些读者则可能突然感到厌倦，甚至产生逆反情绪：为什么他总在写同样的东西？比如现在的村上春树，每出版一本新书，都会有些读者迫不及待地爬上催眠床，也会有一些读者与他就此挥别。对于熟悉村上的读者来说，抛弃他的名字来阅读《刺杀骑士团长》是很困难的。那些从这本书才开始阅读他的读者，获得的乐趣很可能远比了解绿子和直子、遇见过会开口说话的猫、又曾陪天吾和青豆并肩战斗小小人的读者多得多。如果有短暂性遗忘的药丸，村上恐怕也很希望他的读者在拿起他的新书之前服上一颗，那样他们在阅读中就不会分心和联想，能够获得一份单纯而强烈的愉悦。

但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写作者看来，名字所带来的束缚，完全是一种庸人自扰的甜蜜的烦恼。他们还在通过退稿信上的言辞推测着自己的作品和发表、出版之间的距离。更糟糕的是，退稿信这种典雅的回绝方式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认真阅读过，又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所欠缺。石沉大海。之所以会沉入大海，是因为石头没有自己的名字，它是和成千上万的石头一般无异的石头。石头

Editorial

需要先被拣选、被命名，才能避免沉入大海。但这需要来自编辑和读者的耐心和勇气，当然，它还得是一块幸运的石头。如果哪天一位缺乏耐心的编辑善心发作，回复了退稿信，他很可能会建议我们年轻的写作者去看看过往发表或者出版的作品，那就是他们的标准。可是看过以后，年轻的写作者或许也不会服气，有的作品好像并没有那么好，只是因为隶属于一个编辑或者读者认可的名字才得以发表。我们可能会说，眼高手低是年轻写作者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个文学读者来说，谁能否认自己曾有过那种阅读后的失望，完全搞不清这个作品哪里好，甚至因此怀疑起一本优秀杂志、一个著名出版社的标准，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为大家熟知的名字。难怪年轻写作者会抱怨文坛和出版界都太势利。知名作者的作品写得再不好，依然摆在最显耀的位置，而且它们总是可以轻松越过编辑修改的环节，有的作者还会以“谁也不敢改我一个字”为傲。有那么多的文学比赛，随处可见各种征稿启事，可是留给年轻写作者的通道依然十分狭窄。写作以来的十几年里，我曾目睹过很多有才华的写作者放弃了创作，离开了文学，这其中当然有很多个人原因，缺乏耐心、生计所迫或是文学带来的吸引力不足以支撑持久的写作。但我还是经常忍不住会想，要是在他们做得最好的时候，一些肯定的声音适时地降临，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Editorial

今年，《鲤》主题书系已经创立十年了。它从一个发现年轻作者、和他们一起成长的新读物，也逐渐变成一本“势利”的主题书。我们总是向一些大家熟知的作者约稿，倒不完全由于工作的惰性，还因为我们信赖他们。信赖那些名字所承诺的文学品质。那些名字凌驾于文本之上，成为了主题书系的文学标准。可这是否有一点可疑？至少它在远离我们的初衷——一份只忠诚于文本的坦诚和尖锐。

所以有了这一辑《鲤·匿名作家》。它的主题版块由十篇小说构成，有些小说的作者是非常著名的作家，有些则很年轻，尚未出版过作品，他们的姓名全部被隐去，只以编号的形式出现。

编号的次序是我们收到稿件的次序，与作者的重要性无关。没有长幼尊卑，没有资历销量。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回归文本本身，只用文字和读者沟通。摒弃了所有的外在干扰，读者唯一需要信赖的是自己的阅读感受。“匿名作家”的评选将会持续一年，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由专业评委和普通读者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出色的小说。这是一场完全平等的比赛，我们期待着看到那些年轻的写作者证明自己毫不逊色的才华和圆熟精湛的技巧。同时，也必须感谢那些著名作家的慷慨赐稿，他们本可以安全地待在盛名之下，不必再经历这番品评。然而正是他们宽阔的胸襟，才促成了这份平等。据

Editorial

我所知，他们还做了一些努力，藏匿好自己的风格，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写作。不知道那些钟爱他们的读者，是否仅凭文本就能够把他们找出来，或许这也成为阅读这本书的一种乐趣。

和《鲤》一起走过了十年，作为编者的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们依然记得那份年轻时候的困惑和迷茫：那些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秩序，像枷锁一般横亘在通往理想的路上，除了套上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任何秩序的打破，都需要漫长不懈的努力，其中也包括一些徒劳但必须存在的努力。我不知道“匿名作家”是不是这样的努力。可是如果我们能给予年轻人一些祝福的话，那么就让它们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吧。

鲤·匿名作家计划

官方细则

一、主办单位：

《鲤》主题书系、理想国、腾讯·大家

二、奖项设置：

1. 首奖 1 名，奖金人民币六万元，奖杯一座
2. 特别奖 4 名，每位授予奖杯一座

三、作品字数及参赛者资格：

1. 专业参赛者系由主办单位直接约稿产生；同时开放大众参赛通道，投稿者身份、年龄、国籍不限，提交作品须为 5000-20000 字的中文短篇小说，主题、内容不限，须未在其他书刊或网络媒体上发表过。
2. 投稿一个月之内，主办单位会给出是否入围的正式答复。如超过一个月期限未得到回复，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四、收件、截稿、揭晓及颁奖日期：

1. 收件：即日起开始收件。
2. 收件截止日期：2018 年 9 月 15 日。
3. 比赛最终结果将会登载在《鲤》2019 年第一辑上。颁奖地点、时间将另行通知。

五、注意事项：

1. 因为这是一次“匿名”比赛，参赛的短篇小说仅根据其文学上的优点进行评估，而不是基于作者的声誉，所以参赛者的姓名或其他潜在识别特征（例如首字母缩写、常用昵称、电子邮件地址等）均不得出现在小说的任何地方。
2. 每位参赛者都同意，在比赛持续期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严格遵守比赛的匿名保密协议，不得有任何透露自己身份信息的行为，有下列行为者，一经证实，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参赛资格。

3. 本条第2项所称的行为是指包括但不限于：将参赛作品另行发表在其他纸质、电子或有声出版物中的；将投稿作品以实名参加其他文学比赛的；将投稿作品发布在网络的（含微博、微信、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等）；作品入选之后透露真实身份以影响评委意见，或透露真实身份进行拉票以影响大众投票选结果的。
4. 来稿请发送邮件至 newwriting@vip.163.com，在标题中注明“鲤·匿名作家计划”字样。投稿需包含以下信息：(a) 姓名，(b) 电话号码，(c) 电子邮件地址和(d) 标题和字数，与参赛作品一起提交。
5. 参赛者提交的作品必须是原创的，并保证作品内容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不含任何诽谤、损害他人名誉的内容。

六、其他事项：

- 每位参赛者都同意，如果作品入选至初评环节，将授予主办单位以任何与比赛相关的方式使用该作品的权利，而无需事先通知、批准或额外的稿酬。
- 比赛最终结果公布之后（2019年1月31日以后），主办单位不会限制入选作品进一步的使用和推广权利。

七、评选作业：

- 稿件寄到后，立刻编号、登记、隐去姓名，并分初评、终评两级程序办理。
- 由主办单位聘请国内知名作家及评论家担任评审工作。为保证竞赛的公平公正，初评评委的身份也将保密，在初评结束（2018年10月31日）后方才揭晓。

3. 初评时间及程序：

A. 时间：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

B. 程序：初评共分6期，每期跨度一个月。按照来稿顺序，在腾讯·大家、《鲤》微信公众号公开发表参赛作品，每月发布6篇（含5篇专业参赛作品和1篇大众投稿入选作品）。由初评评委投票，取当月获得票数的前2位晋级至终评。

4. 终评时间及程序：

A. 时间：2018年11月。

B. 程序：终评评委审读所有晋级作品并投票，最终根据票数评出最终优胜者1名。

为保护参赛者隐私，主办单位郑重承诺：

未入选作品及被淘汰的参赛者身份，将永久予以保密。

参赛者可在赛后自主选择是否公布身份。

如有其他隐私保护需求，请参赛者在投稿时与主办单位提前沟通。

其他未尽事宜，将另行补充公布。

目
录

issue 22

匿名作家

Contents

访谈 | Interview

OII

毕飞宇：凡是可以提供精神可能性的时代我都喜欢

采访 | 钱佳楠 周嘉宁

视野 | Feature

041

迷失的女人

文 | 索马里

029

地下

文 | 莽麦

047

仍然没有人 比你更属于这里

文 | 周嘉宁

新文人 | Column

064

海波尼亞籟歌

包慧怡 专栏

056

新文人时代

张佳玮 专栏

072

在旧书店 邂逅津田青枫

苏枕书 专栏

小说 | Fiction

094

半明半暗之间

文 | 匿名作家 002 号

116

信徒

文 | 匿名作家 003 号

080

海雾

文 | 匿名作家 001 号

130

暮

文 | 匿名作家 004 号

140

罗曼罗兰

文 | 匿名作家 005 号

162

乞力马扎罗的雪

文 | 匿名作家 006 号

184

咖喱长濑

文 | 匿名作家 007 号

192

王府井

文 | 匿名作家 008 号

206

我们 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文 | 匿名作家 009 号

230

深吸一口气，憋住

文 | 匿名作家 010 号

卷首

张悦然

2011年，J.K.罗琳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向两家出版社投了新写的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随后收到了两封退稿信，在其中一封信里，编辑好心地建议罗琳不如先去读个写作班，或者至少看看《作家手册》和《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之类关于出版的书籍。最终《布谷鸟的呼唤》还是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出版了，销量只有五百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排到五千名之外。据说罗琳更换名字，是希望获得纯粹来自小说本身的反馈，透过罗伯特·加尔布雷思这样一个男性名字，我们可以推测她或许试图摆脱女作家身份带来的束缚与偏见。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在寂寞了几个月之后，最终被宣布只是罗琳的一个新面具。《布谷鸟的呼唤》的销量陡增507000%。随后公开的退稿信，使这一切看起来像个游戏，把“势利”的出版商和“盲目”的读者戏弄了一把。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位成名作家或许都受到那个带给他荣誉的名字的束缚。名字里包含着他的公众形象、写作风格，还包含着他给予读者的一份承诺。早期急于建立自己风格的作家们，致力于把城墙围筑得更高更结实，让自己的王国牢不可破。但到后来想要拓展疆域的时候，城墙就变成了阻碍。即便在创作上，他们可以突破那些阻碍，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但被读者阅读的时候，城墙依然会存在。读者需要穿过一

Editorial

扇门，进入作者的世界。而作者的名字就是那扇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作者的名字甚至构成了一种阅读氛围，一种魔法，使狂热的读者被催眠：我相信这个名字之下的每个字。另一些读者则可能突然感到厌倦，甚至产生逆反情绪：为什么他总在写同样的东西？比如现在的村上春树，每出版一本新书，都会有些读者迫不及待地爬上催眠床，也会有一些读者与他就此挥别。对于熟悉村上的读者来说，抛弃他的名字来阅读《刺杀骑士团长》是很困难的。那些从这本书才开始阅读他的读者，获得的乐趣很可能远比了解绿子和直子、遇见过会开口说话的猫、又曾陪天吾和青豆并肩战斗小小人的读者多得多。如果有短暂性遗忘的药丸，村上恐怕也很希望他的读者在拿起他的新书之前服上一颗，那样他们在阅读中就不会分心和联想，能够获得一份单纯而强烈的愉悦。

但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写作者看来，名字所带来的束缚，完全是一种庸人自扰的甜蜜的烦恼。他们还在通过退稿信上的言辞推测着自己的作品和发表、出版之间的距离。更糟糕的是，退稿信这种典雅的回绝方式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认真阅读过，又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所欠缺。石沉大海。之所以会沉入大海，是因为石头没有自己的名字，它是和成千上万的石头一般无异的石头。石头

Editorial

需要先被拣选、被命名，才能避免沉入大海。但这需要来自编辑和读者的耐心和勇气，当然，它还得是一块幸运的石头。如果哪天一位缺乏耐心的编辑善心发作，回复了退稿信，他很可能会建议我们年轻的写作者去看看过往发表或者出版的作品，那就是他们的标准。可是看过以后，年轻的写作者或许也不会服气，有的作品好像并没有那么好，只是因为隶属于一个编辑或者读者认可的名字才得以发表。我们可能会说，眼高手低是年轻写作者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个文学读者来说，谁能否认自己曾有过那种阅读后的失望，完全搞不清这个作品哪里好，甚至因此怀疑起一本优秀杂志、一个著名出版社的标准，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为大家熟知的名字。难怪年轻写作者会抱怨文坛和出版界都太势利。知名作者的作品写得再不好，依然摆在最显耀的位置，而且它们总是可以轻松越过编辑修改的环节，有的作者还会以“谁也不敢改我一个字”为傲。有那么多的文学比赛，随处可见各种征稿启事，可是留给年轻写作者的通道依然十分狭窄。写作以来的十几年里，我曾目睹过很多有才华的写作者放弃了创作，离开了文学，这其中当然有很多个人原因，缺乏耐心、生计所迫或是文学带来的吸引力不足以支撑持久的写作。但我还是经常忍不住会想，要是在他们做得最好的时候，一些肯定的声音适时地降临，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